

父亲的钟表人生

□ 佟才录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15岁的父亲被爷爷送到县城一个钟表师傅那里学习修表手艺。三年后,父亲学艺期满,在胡同口开了一家钟表修理铺,靠着这门手艺,父亲落地生根、娶妻生子,养活了一大家子人。

俗话说,干一行,爱一行,专一行。这句话就是说给我父亲这样的人的。自从父亲学会了修表手艺后,他就对各种钟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为人修表时,父亲见识了各式各样的钟表,有国内的,也有国外的。面对琳琅满目、仪态万千的各类钟表,父亲像恋爱中的少女,如痴如醉,深深陶醉其中。

渐渐地,父亲便萌生了收藏钟表的念头。当然不是收藏新的钟表。父亲虽然挣了点钱,但也仅限于够吃够喝的,还没到有钱玩收藏的地步。但父亲自有办法,他到旧商品市场或旧货地摊“淘货儿”。

父亲“淘”回来的钟表表针大多都已停止走动,价格自然也就低到“地皮以下”了,因此父亲收藏钟表并没有太大的花销。母亲见父亲花钱买回来一堆

“破烂”,很是心疼,骂父亲“缺心眼”。父亲呵呵一笑,自夸地说:“我是谁呀?在别人手里是破烂,到了我手里,只要经过我两手‘捋伤捋伤’,那就‘破烂变宝贝’啊!”。果不其然,父亲收回来那些破烂,经过父亲的双手一“捋伤”,就重新“满血复活”,又滴滴答答开始正常运转了。

父亲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收藏各式钟表的。他一边给人修表,一边向修表人打听哪里有新式手表,如果听说哪里哪里谁谁谁有一块新样式的手表,父亲就会放下活儿亲自去跑一趟,一定要一睹为快,并试着购买收藏。后来,父亲“表痴”的名声在外,谁有了新奇特的旧手表都送到父亲这里来。后来家里有了闲钱了,父亲有时也会花“大价钱”买下他所钟爱的手表做收藏。

如今,父亲已经78岁高龄了,从他1961年开始收藏手表到现在,父亲一共收藏了800多块机械手表和60多台老式座钟,父亲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摆放在特制的木盒里,有“老青岛”、“上海581”和“海鸥”等国内品



牌,也有“大罗马”、“梅花”、“双狮”等国外品牌。

现在,父亲每天闲着无事就会将他一生收藏的宝贝拿出来“晾晒”,一件一件地仔细擦拭,仔细地揣摩、研究一番。有时,父亲拿起一块手表,回想起当年收藏它时的轶事,每每竟情不自禁地笑了。曾经有手表收藏家登门“天价”收购父亲的“宝贝”,但都被父亲婉言拒绝了。

父亲这辈子不爱吸烟,不好喝酒,更不喜欢打纸牌、摆“长城”。是他收藏的那些手表,给了他晚年很多的乐趣和回忆。也许,这才是父亲收藏钟表最大的收益吧。

温暖一生的棉鞋

□ 程连华

北风呼啸,大雪飘舞。坐在温暖的居室,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,童年的一件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还是上小学的时候,我们村里没有学校,每天要步行到邻村去上学。我们那时不像现在这样上学,每天早晨早起去上学,上完两节课就放学回家吃饭,上午再来上课,放学回家吃了中午饭再去上课,就这样每天要往返学校6趟。

有一年的冬天,我和几个小伙伴去邻村上学,北风呼呼地刮着,雪花时不时就往脖子里钻,又冷又凉。有个小伙伴提议:我们何不到路旁的沟里一边滑冰一边跑去上学呢?沟里避风暖和,我们滑冰也跑得快。大家一致同意。于是,在路旁的沟渠里,我们一边滑冰一边跑去上学。突然,我的一只脚踏进了冰窟窿里,我赶忙把脚抬起来。鞋子里已经灌满了水,一股寒流直达全身,冻得我直打哆嗦。这可怎么

办?我不敢回家,因为这是母亲为我做的唯一一双棉鞋,回家也无鞋可换。无奈只好脱下棉鞋控了控水,又重新穿上湿棉鞋去上学。

上课的时候,教我们的王老师发现了,也是我们小学唯一的一位老师。王老师并没有责怪我,而是脱下了自己的棉鞋,让我换上,他自己却穿上了单鞋。老师的棉鞋虽然很大,但是我穿上后一股暖流涌遍全身,几乎冻僵的脚很快就暖和起来。然后老师把我换下的湿棉鞋先用沙土吸潮,又在火炉上帮我烤。

放学的时候,鞋子干了,我换上棉鞋,惭愧地低着头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老师不但没责怪我,而且还和蔼地说:“快回家吧,以后可要小心点儿,要注意安全啊!”

这件事已经过去近40年,可每当想起此事,感激之情油然而生,丰富我的记忆。也是我一生的温暖。

红豆腐,暖心田

□ 张春波

冬日,当淡雅素白的豆腐裹上一层红辣椒的“马甲”,其色,其香,其味,都让人在饭桌上感受到一种寒冬里的温暖。

做家常红豆腐,母亲是能手。我对母亲做的红豆腐情有独钟。儿时,冬天一到,我就开始缠问母亲了:“妈妈,啥时做红豆腐呀?”母亲说:“大雪节气过后,就可以做红豆腐了。”

在家乡四川,每到寒冬时节,母亲总会去豆腐坊买几十块鲜嫩的豆腐。母亲制作红豆腐时,先将榨干的鲜豆腐切成小方块,以不挨着的间距,平摆在稻秆上,放到温暖密闭的房中,过几天,豆腐表面长满了雪白竖立的绒毛。这种绒毛是一种微生物,能使乳腐变软变鲜。当豆腐上长满了毛霉以后,取出在白酒中浸一下,再放入有食盐、辣椒面、花椒粉、香料等的混合物中滚一圈,用晾蔫了的白菜叶包着放进坛内,为了使乳腐色泽鲜艳,再加些红曲,坛口用泥土密封好。几周后,坛中的东西,在各种微生物的作用下,生成了酒精、乳酸,以及芳香的酯类,这就构成了乳腐特有的香味,因所拌辣椒面为红色故名红豆腐。

红豆腐并不是餐桌上的主菜,准确地说只能算是一道下饭菜,但却是家乡父老乡亲最爱吃的调味小菜。一日三餐,打开坛盖,捞三五块菜叶包裹着的红豆腐,轻轻打开菜叶,那红豆腐外观枣红色,鲜艳夺目,轻轻地嗅上一嗅,香气扑鼻,诱人至极。挑开“红衣”,再极其“吝啬”地用筷尖拨下一块豌豆般大小的洁白乳腐送进口中,哇!怎一个“香”字了得!

母亲做的红豆腐好吃,它不仅具有辣椒的健脾开胃、舒筋活血、化痰理气等功能,还具有豆腐的松软、细腻、咸辣不出头、味美醇厚、清香爽口、余味悠长等特点,最重要的是红豆腐价廉物美,便于保存,随吃随取,而且吃起来味美可口,刺激过瘾。

红豆腐,暖心田。年年岁岁的寒冬,母亲总是重复这样的劳作,但是母亲却总是很开心、很满足的样子,似乎坛子里封藏的不是红豆腐,而是母亲的幸福和期待一般。如今超市里的那些包装精美且价格不菲的红豆腐,怎么吃也比不上我们家几十年如一的纯正味道来,我想定是母亲的爱把我们的口味给宠坏了。

红豆腐,或许就是文化不高的母亲传授的为人处世之道:对人,要有辣椒一般的热情,豪爽耿直;做人,心灵要如豆腐那样一清二白,质朴纯真。

狗市搬迁记

□ 施光华

提起合肥“狗市”,相信许多合肥市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。现在,这个来自民间的自发交易市场,历经了30多年风风雨雨,三易其处,终于在老周谷堆“安家落户”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,“狗市”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芜湖路边包河公园内,约定俗成每周日开市。每到周日,来这儿游玩的人很多,有许多摆地摊的,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啥都有卖,但主要以狗类交易为主,故称为“狗市”。那时芜湖路也比较冷清,过往车辆也很少,大老远就听到从树林里发出的“汪汪”狗吠声,此起彼伏,吸引一拨又一拨的人群直往树林里钻。

“狗市”迁至瑶海区和和平广场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。那时,这里一大片全是菜园和几排平房及少数树木。下雨天,坑坑洼洼全是水,“狗市”就在菜园西南角重新开张了。每逢周日,这本来比较冷清的地方突然一下热闹起来,人员川流不息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、狗猫鸟叫声充斥上空,好不热闹。许多市民乐此不疲,前来逛市。可是,“好景不长”,听说又要搬迁了。原来,和平广场要开工建设,加之这里是和平路与明光路交汇处,大量滞留人员和车辆,导致交通堵塞。

“狗市”上世纪九十年代搬进花冲公园内。花冲公园位于瑶海区东五里井,原先比较冷清,硬件设施

少得可怜,除附近居民外,很少有人光顾。自狗市入园后,重新规划和设计,增加了大量公用设施,环境面貌焕然一新,并对经营物品进行有序安排和规范经营。即使开始收取若干元门票,也阻挡不了市民们的热情步伐。后来免费开放,逛公园的人更是争相涌入,一睹为快。不仅有市内的,还有许多郊县的,甚至外省市有人专程来此收购价廉物美的“蝓蝓”到外地贩卖。用成千上万、人山人海之词来形容逛“狗市”并不过分。由于地理关系,花冲公园也许是狗市最鼎盛时期,经营的品种也多达成百上千种,主要有犬类、花鸟鱼虫类、古玩类、字画类、小吃类、娱乐设施类等,就连看牙齿的、掏耳朵的和卖狗皮膏药的,也纷纷加入狗市行列,真可谓:五花八门、应有尽有、眼花缭乱、热闹非凡。“狗市”也成了花冲公园的代名词。

不过,“狗市”看好,前景“不妙”,这次不是又搬家了,而是关门歇业了。原因在于,花冲公园地处合肥东大门长江路对外交通要道,门前违章占道经营、无序停车、喇叭噪音非常严重,极大地影响道路交通和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秩序,于是,“狗市”在热闹二十多年后闭市了。

值得庆幸的是,“狗市”在沉寂数年后,今夏得到了迁至老周谷堆的信息,这对广大市民来说,无疑是个喜讯。依然是周日开市,依然是诸如以前的各类商品交易,依然是你来我往,但少了许多噪音,多了一份安逸;少了许多浮躁,多了一份心静。